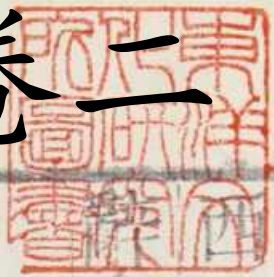


# 卷二

書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撰者 宋 眞德秀 輯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編號 D7912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2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 嘉靖四十三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一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下同。僖公二十四年初

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二十五年晉侯殺太叔納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

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太叔即其昭公也

既定襄王于郊 韋氏曰郊洛邑

王勞之以

不請隧焉 賈侍中云隧王之葬

王弗許曰

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規規畫而

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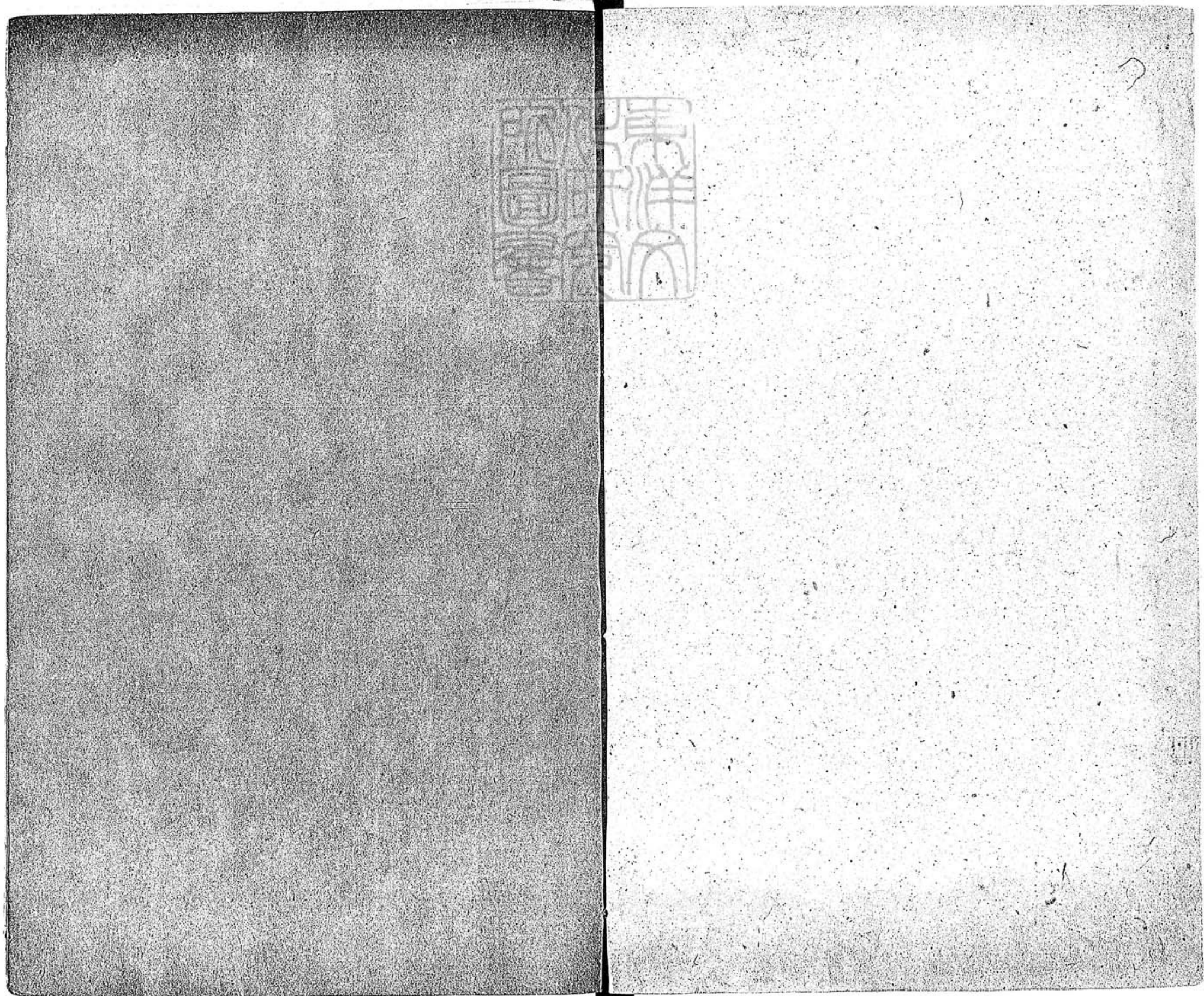
以其職貢

以備百姓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正章正宗卷第二

辭命三

高祖入關告諭

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四庫全書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顏氏曰抵當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氏曰按按次第堵牆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按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說者

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二年三月三若董公

曰善於  
是云云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

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

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

義帝者 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上所  
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

辭命  
遺意

祠祭詔 郊祀志漢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  
問故秦時上帝祀何帝也對曰四

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  
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

知之矣更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  
曰比時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大祝太宰如  
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  
云云按是時未為詔蓋追書云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

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赦天下令 五年時方平項籍  
未既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與音相干  
與之與 今天下事

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按祠祭詔及此字令才數  
語而事理曲盡存之以見

漢詔簡嚴  
之體云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五月詔略曰民前或  
相聚保山澤不書名

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

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

賣為人奴婢者皆免  
為庶人又曰云云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  
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顏氏曰人君謂自天子立  
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  
上令丞與亢禮顏氏曰亢當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  
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旧宅蘇氏曰行音行酒今  
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顧顏氏曰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  
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

曰廉察也字  
本作親音同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六年上歸灤陽五日  
朝太公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  
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

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  
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首帥士卒犯  
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  
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  
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顏氏曰太

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讞獄詔七年制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顏氏曰當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

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

定口賦詔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顏氏曰程吏或多賦以為

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同上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

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氏曰中執法中丞也愚謂此

詔令頒行之次第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氏曰郡

守自往勸勉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

免年老癯病勿遣按高紀詔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十二

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非王者罪已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按文書以元年十月即

即位後第二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史公書於高景二紀詔

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癯扶杖

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邪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

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孥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

取其議按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

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誅妻子同產相

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朕聞之法正

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

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

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

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



詔云云本文無答字今增之後放此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

志慝類氏曰慝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

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

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

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

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

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

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

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

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按上曰以下疑是

面諭有司之語有司固請乃以子啟為太子時帝

即位財數月有司之建白文帝之謙讓皆可為後

議振貸及養老詔月三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

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服

陸音反沾孟曰沾音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

振貸之類氏曰振起也俗從具非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

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

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

鬻者類氏曰稟給也鬻淖糜也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

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

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聞視丞若尉

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

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罰以上不用此令

令列侯之國詔二年冬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氏曰為吏者詔所止特以恩見留。明年十一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

日食詔十一月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

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適讀曰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

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

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

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

省繇音搖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

之有非憫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

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顏氏曰遺

留也今當咸留留餘皆以給傳置顏氏曰傳張戀反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

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顏氏曰高

妖言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是使衆臣不敢盡

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

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顏氏曰謾欺

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吏以爲大逆其有

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顏氏曰

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

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

月遂下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

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

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於

勸農詔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

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

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

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

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

半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瘡身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

帛絮各有數按文帝即位十二年間歲租稅半

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

非躬行節儉之效歟按此議起於晁錯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同上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

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

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

力田二匹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

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十三年五月刑法志云齊太倉

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

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

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刑

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

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絕而愚民陷焉詩曰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

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  
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  
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餘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  
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倉  
御史大夫  
馮敬奏言云  
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  
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  
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  
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

聞祠官祝釐音億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

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十三  
年夏詔

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皆  
由朕躬今祈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  
甚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  
歸福則衆共古帝王用心也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三月

閭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  
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  
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

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顏氏曰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

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未以害農者蕃顏氏曰未謂工商之業為酒醪以靡穀者

多顏氏曰靡散也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於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與匈奴和親詔後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顏氏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封圻之內勤勞

不處圻亦畿字不處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

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

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又結

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

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

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氏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

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

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詔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顏氏曰始靡不有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

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

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

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

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

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

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

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

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顏氏曰帝自言或者豈

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

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

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漢語作踐經帶無過

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男女哭臨官殿中殿

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

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謂下板服大紅十五日

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氏曰當言大功小功

曰紅與功同文帝自率已意為之他不在令中者

皆以此令比率音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

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之。按文帝此詔乃短喪民設耳具帝嗣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又高帝無遺詔景武以後亦不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廢事也觀其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孰謂帝不知學乎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直救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讀與孥同蘇林刑不及妻子不誅三罪也除

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徙民寬大地詔 元年正月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夫絕天年朕甚痛之郡



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顏氏曰磽謂磽确瘠薄之畜謂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

民欲徒寬大地者聽之顏氏曰磽謂磽确瘠薄之畜謂

頌繫老幼等詔 三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

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顏氏曰頌讀也容寬容之不桎梏按刑法志云三年

下詔云云至孝宣元康四年又詔諸年入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讞獄詔 後元年 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

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

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顏氏曰假令讞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 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顏氏曰

曰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

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

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

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擾

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以遂長今歲或不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  
 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氏曰牟食苗根蟲縣丞長吏也姦  
 法與盜盜李氏曰姦法因法作姦也頗氏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  
 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  
 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  
 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閭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農  
 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其好累繫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

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

對曰以君之靈繫臣一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矣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

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魯季文子語晉韓穿

成二年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八年春

晉侯使韓穿來云云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

之

杜氏曰餞送行飲酒

私焉

私與之

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

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

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

用師鞏之

今有二命

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

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爽差也極中也

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

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

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

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

耆老

顏氏曰加惠耆老之人若賓旅也

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

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

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

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

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

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  
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  
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  
德一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  
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  
罔上者死附而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  
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  
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  
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  
廉不勝任也  
當免奏可

封丞相弘詔元朔三年十一月弘代薛澤  
丞相唯弘無爵上  
於是下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詔四方之士蓋百者  
在賢而敘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  
獲尊故武功以顯重一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  
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戶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  
以為故事至丞  
相封自弘始也

報公孫弘詔同前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  
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至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  
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五石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  
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雪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  
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聞君其存

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令禮官勸學詔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示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顏氏曰方道也咸薦諸朝其

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與遺典禮以為天下先顏氏曰舉遺逸之

文而興禮樂太常其議三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

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

廣焉

遣謁者巡行詔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

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日者淮

衛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

弑顏氏曰怵誘也音如成亥之成非怵惕之怵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

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

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

憫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

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

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

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

卽賜無贅聚顏氏曰卽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未衆又禁兼并之

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

朝音暮暮有餘月矣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

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

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

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

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

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

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

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

以為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按食貨志令縣官銷

皆以與利而稽入等之出亦為舉兼并之徒是時

舉獨行君子為之辭豈其誠哉存此以

遣博士循行詔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

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

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

生高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

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顏氏曰蹏蹏也奔蹏謂乘之即奔立則蹏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

立功名晉氏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跣弛之士亦

在御之而已顏氏曰泛駕泛覆也音方勇反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跣者蹠落無

履局也地者放履不遵也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

將相及使絕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也田渠犁是時

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黃師米軍李廣利以車降匈奴上既悔遠



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言故輪臺以東捷收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

少雖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

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遺

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亭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

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焉孫為便

臣謹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云云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顏氏曰每口是增三十錢也

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

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氏曰開陵侯匈奴降者

楊仁

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膏  
 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  
 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漢  
 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  
 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  
 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  
 衆顏氏曰厮留言前後離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  
 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  
 匈若馬匈乞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與師遣貳師  
 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音謀參

以著音調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

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

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

欲以見疆顏氏曰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

得大過爻在九五孟氏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

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

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

將於黼山必克顏氏曰行將謂遣將卦諸將貳師

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黼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

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



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  
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卡  
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耐饑渴  
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  
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  
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  
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  
能為也按大鴻臚不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  
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  
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燧火乏失亦上集不

得又長吏利於皮肉多餽  
凡有之失皆不棄於所  
口虜迺知之既不上書後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  
補關毋乏武備而已郡國  
畧補邊狀與計對按此

送匈奴使者三明封侯當  
其遺意云又食貨志言  
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  
故曰代田古法也即此  
帝每過之書也其事有  
田輪臺二募囚徒  
方諸呂刑秦誓蓋彷彿  
難從之矣更變知難乃始  
帝末年徵伐之事迺  
方今之務在於農  
代田一歲代  
西咸傳贊

昭帝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始元二年遣使

種食者秋八月詔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

令民出今年田租 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

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齊官者且減之元屬二年

六月詔曰朕聞百姓未獲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省乘輿馬及死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

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三

年春正月詔曰廼者民被水災頗置於食朕虛倉

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

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六年春

正月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

以菽粟當今年賦一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

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

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

奏請減什二上許之按是時霍光用事復修孝文

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簡質可尚

不專虛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始元元年遣

故廷尉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實良問民所疾

苦免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天下

亭毋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權歸秋七

月罷推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

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

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遺平氏羗昆明南越百

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

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

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

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

置廷平詔刑法志云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宣帝自

在閭闔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乃下詔云云

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

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

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

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

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上常幸官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倉

地震詔四年三月郡國四十一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

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廼者地震北海琅琊壞祖宗

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

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一云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

補朕之闕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

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

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按漢自

文帝曰食下詔之後踵為故常不皆出於誠意此後非他有關繫者不悉錄

嘉霍光詔地節二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  
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  
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  
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  
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是時  
光薨

爵王成詔三年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  
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  
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後詔使丞  
相御史問

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  
相成偽自增加以崇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罷車騎等屯兵詔三年

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  
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  
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  
將軍右將軍屯兵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月十二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  
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  
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

繇事使不得葬顏氏曰繇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

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

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五月

父母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

存之顏氏曰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

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

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

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憫之今年郡國

頗被水災以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

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氏曰令

有令甲令乙令丙顏氏曰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

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瘦死獄

中瘦音瘦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

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

史課殿最以聞顏氏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

博舉吏民詔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鑿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

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

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按宣帝此詔最爲知本然未聞當時

有能舉其人以副上意者惜哉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

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

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顏氏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

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二

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

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

役飾厨傳稱過使客韋氏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顏氏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

其意而遣之過者過度之過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

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

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三年三月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粲而不殊類氏曰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一作亂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

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

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刑法志曰

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云至成帝鴻嘉元年

定今年未滿七十歲賊鬪傷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罷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 報張安世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

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益小吏祿詔

神爵三年秋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親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

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客禮待單于詔

甘露二年十二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



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  
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按此蕭望之之議也事見後

戒不禁姦邪詔

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  
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  
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  
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  
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  
反竹仲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  
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

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

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白給者皆止

張氏曰先

是武帝以用度不足或奉使出下不受奉祿自省其  
徒眾以取其廩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  
得多於本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  
相亂按舊說以為宣帝平時尚嚴至黃龍初熟知  
治體始務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禁  
姦邪縱釋有罪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謾  
弄實者乃是欲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

元帝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聞者地數  
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  
憂烝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

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  
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  
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  
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

議律令詔 刑法志云宣帝置廷平獄刑號  
為平矣時鄭昌上疏言不若刪  
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正  
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  
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  
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

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  
下詔議減死刑及

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  
將明之才不能因時廣宣王恩建立明制為一代  
之法而徒摘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  
大議不立遂以至合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  
有此詔徒文具而  
無施行之實云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  
足以充入舊貫之居類氏曰帝自謙言不  
足充入先帝之居室其令諸

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

食獸

按元帝詔令為民而下者甚衆然恭顯用事  
朝無善政豈能使民實被上澤今特存一二

不盡  
錄也

罷學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  
 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  
 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  
 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  
 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  
 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  
 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  
 便處之不欲勿彊

其事見後  
賈捐之議

災異赦天下詔  
二年三月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  
 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  
 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  
 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  
 敗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山崩地  
 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  
 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  
 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  
 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  
 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

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

焉按元帝之詔因災異而下者亦多今不悉錄

報貢禹詔初元二三年間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難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疆飭慎歎以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受遺詔為前將軍輔政

上即位數宴見言事中書令弘恭石顯又典樞機奏望之等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免為庶人後數月制詔御史云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太子方倚以為宰相會望之子俊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等白望之教子上書歸非於上教詔望之望之自殺元帝無剛明之德故不能終全師傅之恩後世人主所當戒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繇與同聞者陰陽錯繆風

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媮與媮同朕甚憫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官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

赦天下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

位而吉士雍蔽雍讀曰雍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

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條責丞相御史詔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上以詔條責丞

相于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

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

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議罷郡國廟詔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得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云云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者宜無修奏可詳見後韋玄成等議

議廟禮詔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奉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以為高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廷尉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云

四百五十六字

四百五十六字

四百五十六字

四百五十六字

四百五十六字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奏可

詳見後

赦天下詔二年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慄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三月

朕戰戰慄慄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  
未燭其咎屢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  
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  
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  
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廼壬戌日有蝕之天  
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  
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赦天下詔 六月

問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  
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  
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赦天下詔 四年二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屢遭凶咎加以邊  
境不安師旅在外賦歛轉輸元元騷動困窮亡聊  
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  
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日食求直言 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  
今朕掩暗于大道夙夜一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  
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一還李氏曰民心未得邪說



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廼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初陵勿置縣邑詔

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音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  
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

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上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

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  
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  
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  
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  
憫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事見後  
劉向傳

封甘延壽  
等事中

赦天下詔

五年  
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  
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  
宗廟兢兢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明曉教化淺微傳  
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  
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  
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  
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  
其明察申赦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三

辭命四

成帝報匡衡詔 建始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  
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  
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  
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  
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  
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策 同前